朱子語類

序

漢書門
類
九四〇八號
七一函
一架
四八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四〇八號
四八冊
二九八函
一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48（1）
函號 298 252

儒家

298-252

高皇帝興縣布考亭之傳註
於學宮使天下翕然一遵
其說毋敢出入而朱子之
道尊孔子大聖朱子大賢
其道必尊且信于天下後
世固萬萬無疑者然非有

漢高帝與明
高帝開天立極之聖人爲之
發明表章亦安能當坑焚
腥穢之後煥然揭日月而
行天故夫孔子朱子之道
其尊且信於天下後世者
孰爲之天爲之也自孔子
之道尊而萬世之人得不
淪於禽獸自朱子之道尊
而孔學益明萬世之人願
學孔子者如登天然若爲
之梯如泛海然若爲之航

故有孔子必不可無朱子也近世之為新學者好齮齕朱子其始直朱子耳浸淫不已且及孔子蓋至今日士大夫脩瞿曇淨土之業其卑讋洙泗家言以為不足當靈山之下乘者喙爭鳴也孔子之道於是大厄其原皆始于輕詆朱子以至于此夫朱子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必為孔子也近世所崇尚

之學吾不知其何如也然而知其未必為孔子也孔子之言多矣挈其大旨不過曰博文約禮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如此其繁也而孔子以為約何也為其有途而可遵也有規矩準繩而可守也夫可遵可守者孔子之所謂約也而今之人為簡易為直截言之甚可聽也而其寔無可遵無可守夫無可遵則其途愈

岐無可守則必蕩然于規矩準繩之外然則今之所謂簡易與直截者皆惡吾道之拘而逃焉以自便者也其與孔子約禮之教已判然蒼素之不相入矣又何怪其操入室之戈以自標於門墻之外哉朱子之言曰近世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

墮一偏之私見嗚呼此朱子之學所以不謬於孔子也世之人惟其不欲為孔子也是以輕詆朱子其弊至于悖天侮聖而畔

高皇帝之功令也亦大惑已

侍御高安朱公每與余言輒慨然發憤思歆廣朱子之遺言以行於世會行海上而錫山高君雲從出其所藏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相與讀之而喜以屬朱

之裔孫諸生崇泳者校而梓焉侍御復命余序余沘能明朱子之學者顧嘗慕夫不為朱子者之高求其所謂簡易直截而卒不可得也反而繹朱子之言則其說若煩而為途實甚夷其教若拘而其為規矩準繩寔一定而不可易以質于孔子博文約禮之指眞有合者竊以為今之人能為孔子亦可矣不必更陵

孔子而出其上夫欲陵孔子而出其上也則必別有謬巧無所用朱子矣如其惟欲爲孔子也而舍朱子其將孰遵而孰守哉今士大夫既以朱學起家而弁

髦其言無所顧惜乃侍御與高君獨篤好若是此其人皆卓然欲爲孔子者有其倡之世必有和者其使孔子朱子之道復尊且信於天下後世未必不由此

矣此亦天之所開非人力也余故喜而書此以俟後之君子因以復於侍御侍御之先故與鰲陽共本其躬脩實踐大有家法茲刻也捐助爲多乃崇沐能挫産成之亦可謂無愧於先世者故并及之

旹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後學閩福清

葉向高謹序

重鋟朱子語類敘

自孔子出而帝王列聖之
道明自孟子出而孔子之
道尊自宋諸儒尋墜緒闡
而明之至於朱子而聖賢
微言始有所蓄稡而集其

成萬世道脈實統宗于是
而説者顧謂紫陽之學近
于泛濫支蔓無直截簡易
超然自得之玅則孔子不
曰愽文約禮下學上達乎
孟子不曰深造以道乎夫

道不可苟學不可岐彼亦
意世必有藉口上達造不
深學不篤而以怳惚為自
淂者矣必有取捷于約而
不淂其方私以其知見亂
天下者矣是故析義於毫

廑察幾於幽隱究極於天
人綜心於物變蹈廸於體
驗推而放之於天下國家
沛如也其功似難而皆實
其說似常而愈有旨今之
操戈而尋焉者吾推其意

大約有四端非以其難而
畏之則嗛其實而避之非
厭常則騖高夫知見之學
不可憑也而可匿片言證
聖孰辯真似今提而命之
曰躬行曰敬義曰存省彼

安所匿焉故畏之也夫九
層之臺實有其基塔頂說
鈴等之風影然虛者易欺
實則難掩矣難掩則不樂
趨故避之夫稷黍生人者
也日見之謂常食耳然棄

之則死今之食紫陽之餘
者久矣彼且謂是不足自
神久則厭厭則玩玩則棄
是棄黍稷之類也夫性命
即夫子罕言也妄意而言
之即不必是猶足駭衆夫

紫陽氏所謂以道深造下學上達者也然而不如禪悅之超脫可喜夫以厭以畏以避之心忽見夫可喜之說其不推高而徒入之乎徒而入之於彼必操戈而尋於此其勢固然吾請以一言斷之彼雖易雖新雖可喜然究之虛也此雖難雖常雖無可喜然究之實也由彼者心無忌憚儒爲霸敎爲夷由此則心有

所束而入行有所約而正
功有所循道有所極以之
為己則治以之為天下國
家則井而理此孰是孰非
孰淂孰失必有能辯之者
况夫

高皇帝之所崇以一士習
詔旨之所惇切童之所習塾
之所討夙昔所北面焉者
而公然違悖立私學扞
明詔則無君也抗顔自命不
顧傳習則無師也無君無

師反謂超筏恬不知畏使
孟子見此當何如發慨而
有世道之任者寧能默默
已哉噫今之世有能歸命
紫陽者即亦聖人之徒而
已侍御高安朱公嘗與予

嘆息此事慨然有正人心
明聖學之志因行部淂語
類欲廣其傳而紫陽裔孫
諸生崇沐者實任之曰此
吾家學非子孫誰為倡者
噫吾猶記童子時里先生

談說性理語錄諸書後乃有註不盡讀者今乃益甚蓋士習之變如此孰有留意全書縷析而臚列之以為道筏偉哉侍御之功即若宗沐者亦可謂無隕家

聲者矣

萬曆甲辰上元日

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右春坊掌坊事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

東宮講官前右中允掌南京

翰林院事後學西京王圖

謹序

朱子語類序

朱子文公重於天下匯其語之謂纂其語之類之謂以語類重文公託之也夫天地馮依將在道矣天地之道之馮依將在人矣道

以人重人以道重人與道
合并而道統於人始有續
名統如春蠶之絲如綫而
不絶統如商姓之譜遇世
而即承要之絲危於綫而
譜艱於世其關鍵聯絡為

冣重焉道之統自宓羲以
下談者謂堯舜承天之統
而接之孔子孔子承堯舜
之統而接之文公其間世
代遼闊賢喆輩興唯是性
學淵源儒術中正絲牽繩

聯譜明派遠此其學之大者記曰百世而一聖若比肩也豈虛也哉以余觀于天地之道彌湯布塞浹洽旁皇何嘗一日不明不行其有不明不行亦人爲之

易簡坦直之彛猷以爲常機智勇辯之術闘以爲捷鑴稱絲趍各謂一道沾沾自意高睨於天下而天下争相慕讙至詆吾道出其下嗟之道於是裂而天地

亦塊然無用不猶之手敝
抑然則當斯道不明不行
之曰得一人循吾道歸於
天下如是易簡如是坦直
若揭日月而道與天地從
此不牧唐虞三世幾壞于

弗詢無稽震驚朕師而堯
舜執中精一之傳為吾道
重成周幾壞于道德亂賊
而孔子詰仁語智稱博稱
約之教為吾道重假令唐
虞無邊說震驚堯舜可共

遊於粹〻藻〻之盛而精
一為贊詞孔子之時無道
德亂賊可相安于文武成
康之舊而仁智博約為剩
語總之託於空文亦何以
自見可以輕重吾道夫亦

唯吾道幾晦如綫將絶如
譜將斬亟得聖喆直標宗
旨以示天下則無救於不
明不行之道故勳華事功
不足多禮樂刪定不足盡
如所謂君臣相傳十六字

師弟問荅二十篇萬世遵
信奉爲吾道左券是聖人
不得不有託而後世不得
不因託之以重聖人而道
斯常明常行於天下此其
中維持吾道均不操有激

權武燿蟬者朗其火轉轂
者利其轄譫所託耳朱子
文公起于宋季應星奎之
運集關洛之成於道奚所
不窺而其學主格物窮理
主敬實踐由堯舜至於孔

于統實歸焉
明興
太祖闢乾御宇稽古崇儒頒
布經籍疏傳獨宗朱氏世
以來無不家習戶誦被服
儒術造次必於朱者蓋人人

文日盛道日衰學士大夫
闊修鉅衍競於使人不能
加已往往齮齕朱觀諸要
難鳴呼唐虞之有弗詢無
稽而洙泗與道德相持不
復起于今天下執柄世道

者有深悲矣同臺高安朱
公與其宗諸生崇沐學博
家楙皆朱裔朱公備行好
古實學求是祖述憲章得
文公與當時徒衆講解語
類若干卷大氐經羅已盡

遺謀廣其行于世而崇沐
家楙從吏之剞劂竣事已
在今
上之癸卯歲而余於次年來
南中視學遊朱公朱公出
眎是編得寓目焉余謂方

吏令

上諭旨着責遵誦文公傳註諄諄執是以風勵學者吾道常明常行不在茲乎夫弦者高張急徽則出者不期而赴曾歆章其教可不中其說敝世之激權恒于斯履者跡所出下下循跡以求履上之得履以忘跡覺世之寓旨亦恒于斯覽者已過矣篇之首諸名公皆有序余烏得無序會多

病浹月而始脫藁人咸謂楊子與朱子同官同志共憫道之不明不行而重有味於是編也雖然無非託之也文云之重豈其語之謂也楊子曰信也

萬曆甲辰季秋

賜進士第文林郎江西道監察御史奉

勅提督南畿學校勾餘楊宏科撰

生宋南渡而朱子起先儒劉
因有言邵氏至大周氏至精
程氏至正正而考亭則極其大
盡其精而又貫之以正陳[illegible]
正亦言孔子天之孝子也生
子孔子之孝子也世運升降

天必生大聖大賢以繼往詔
來五帝三王之道不得孔子
則不明孔子之道非得朱子
則不著雖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輓近士習佻蕩敢於叛
經而朱子之說幾爲薄蝕差

重鋟朱子全書序

我
國家統一聖眞所爲廣厲學官
以弘新標者壹禀於六經此
三代以還所未有也故二百
餘年於玆家無異學學無異

門道德一而風俗同然而六
經之說惟考亭朱氏獨居其
半
列聖表彰諸儒以羽翼六經亦
惟考亭氏之說更炳日星蓋
嚴且重矣夫周東遷而孔子
生宋南渡而朱子起先儒劉
因有言邵氏至大周氏至精
程氏至正而考亭則極其大
盡其精而又貫之以正陳蒙
正亦言孔子天之孝子也朱
子孔子之孝子也世運升降

天必生大聖大賢以繼往詔
來五帝三王之道不得孔子
則不明孔子之道非得朱子
則不著雖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輓近士習佻蕩敢於叛
經而朱子之說幾爲薄蝕嗟

今之叛考亭者非以其卑卑
無甚高論乎夫不覩百官之
富宗廟之美即吾孔子亦曰
數仞之墻耳何問考亭考亭
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
本之身心則爲德行措之天

下國家則爲大業其體有徤
順中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
禮兵刑之具而其大根本則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一於
主敬今從事口耳僅能於四
書詩易數種帖括以取世資

宜其狎而玩嗜而泊也今全
書梓行學者誠人蔵一編則
天地帝王古今治亂七略九
流稗官小說無不畢具至於
正心誠意紀綱修攘諸疏非
惟忠愛懇至敷陳曲中爲當

時樂石卽施之今日尤
聖君賢相所宜講求者豈苐嘉
惠後學已哉語曰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侍御君風釆擅一
時貞度肅憲江圯澄淸而尤
精心名理能以斯文爲己任
故於是書獨惓惓而壽之梓
不佞葢竊有感焉考亭經世
大業屬權奸相繼用事欝欝
不得究其所用而人且以僞
學目之幸我
明興麗天乃能以其遺書上繼

孔孟之傳懸之日月今復得侍御君以行其說六經之精蘊藉此以闡孔孟之命脉藉此以傳其有功於考亭不亦遠且大乎不倖生而近聖人之居是役也不特爲考亭慶且爲洙泗慶也侍御君諱吾弼豫章人己丑進士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清源後學曹楷撰

重刻朱子語類大全序

紫陽先生語類一百四十卷余得之同年高雲從氏而婺源諸生崇沐者先生裔孫也請於余刻焉刻成少宰福唐葉公為序其端

而余不佞亦繼爲之說曰甚矣先生之學至今日而大尼而先生之功亦至今日而益明且信也蓋自仲尼沒而群言亂學者之岐轍多矣至先生而復定於一由濂洛以達孔氏其塗可遵其方不

道德性

之亦

百年

作

可
一唱
佐其
視先生
窮理下學上達
弁髦且以為土梗上煩

詔
旨不能諭下勤功令不克
禁也故曰至今日而大厄
然彼之為是説者業已陰
叛吾道而不能不陽竊之
以為用語玅圓則托大易
之寂感談止觀則依大學

之靜慮與凡虞廷道心之
旨中庸未發之論靡所不
曲假而肆其說變幻莫詰
湊泊無形微直淄澠涇渭
之淆而已而獨於先生寧
甘棄同即異終不容援而

入之於彼與推而附之於
此蓋先生躬承百世之弊
而已逆知其有今日故其
爲學藩籬固而操戈者不
容入其爲說界限明而矯
僞者無所藏將使後之人

得有所依據以求孔氏之真而非百巧千幻之所能亂者終必賴焉故曰先生之功至今日而益明且信也先生生平著述具有成書若語類則出於一時之

論議而成於門人記録者之手其間不能無小出入要以互證旁通愈詳而益暢且因歳月之先後考立言之同異其有裨成書尤多是在讀者精索明辨之

而已嗟乎世有弱喪其鄉
者不幸而入於滛坊酒肆
沉湎流浪自以為至快矣
一日如夢而覺而有指其
父兄家業之所在者有不
痛泣匍匐而歸者耶斯人

也其視父兄也必加親其
視桑梓也必加敬夫至情
無終泯至理無常晦孔氏
之道先生之學亦儒者父
兄家業之所在也其痛泣
匍匐而歸之也必有日矣

姑序以訂之
旨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至後三
日
賜進士第文林郎南京浙江
道監察御史宗後學筠陽
朱吾弼謹序

重鋟朱子語類大全序

萬曆甲辰歲婺邑重刻朱子語類成茲刻也侍御高安朱公以正學明道爲任從錫山名家訪得江右善本授朱裔諸生崇沐刻之命學諭朱君

家楙校焉卯冬經始辰之春
遂成書矣余今是邑以辰歲
元朔入境竊意仕學之旨而
念婺源文献里也謁文公祠
私心瞻依拱立廟庭下敬進
其衣冠之裔而問藏書僉謂
向無書近始有書語類且不
日成迺我宗侍御意也索閱
數帙較讐勤不啻琬琰追畢
全書讀之而疇昔之窺容先
于纂錄者今其見日月乎自
宋儒易詞賦為明經而朱子

之學著我
明高皇帝以傳註翼經書而朱
子之學益著邇來學士大夫
以異說矯傳註而朱子之學
更著而明蓋非聖者出顧為
聖徒者並出即今高安一倡

而福清西京諸鉅公尊明而
揚揭之若邑中汪司空學者
目為紫陽後身正學明道與
高安侍御相表裏其言載簡
首皦如也日月在中天浮雲
其何傷彼辟此褒不晦不朽

非獨朱學之幸世道人心寔攸賴焉須奉
明詔一切邪說偽書盡行燒燬
部議憲約行之有司首嚴刪註之禁凡書籍與朱註相發明有裨經傳者方許刊行余捧檄而喜曰火刪朱者以衛朱也鋟明朱者以翼朱也況語自朱子類自門人直以朱裨朱者乎茲刻成可藉手以報功令矣經正民興邪慝不作侍御所標良為喫緊往甲

午侍御以司李校浙余㒳受
特知于江右師而侍御賞之
賞余之宗朱也公門六士並
雋南宮宗朱心同海内且合
符焉余今日之校朱承役去
甲午越十年耳敢忘所自而

不體侍御正學明道之意哉
幸朱子有後崇沐克振家學
損產佐梓而朱學論苦心訂
正力相其成續刊奏議諸書
而建蔵書樓于邑治前善地
以守世寶數仞高懸中天顯

揭余葦菼墻見之儼如瞻依
廟庭間也是邦學士大夫交
曷此道以先海内語語篤信
中心藏之四方亡誚櫝珠者
甲辰盛事良足紀云
賜進士出身發源縣知縣浙嘉
興後學譚昌言謹序

譚氏昌言

甲午解元辛丑進士

重刻朱子語類大全叙

夫道之流行於天地也豈不以人而任以言而明哉是故天無言而聖人代言之聖人有所未言賢人代言之然聖賢能以其言明道於天下不

能使天下之人常尊信其道
而不流於邪詖天必復生後
聖後賢者為昭滌而羽翼之
然後前聖之道常尊且信於
萬世而不變昔周衰王教陵
夷孔子以素王任道統刪定

六經為萬世法是謂代天而
言言之至也孔子沒異學蠭
起思孟二氏不得不以言衛
之孟氏而後不絕如綫重以
天竺豗鳴道與世交喪宋周
程繼作復昌言以反之正而

吾紫陽朱子集其成其為學
以居敬窮理為的其為言自
經書傳註以及門弟子問答
天人性命之奥古今事變之
賾靡不精研洞貫一歸於天
則俾後世學聖人者有所持

循而入故夫孔子之道得以
常尊且信於天下者朱子之
力也我
明高皇帝御極罷黜百家令天
下學術一尊孔氏黌序明經
悉從朱子傳註盖治教之端

醇三代比隆已乃近世學士大夫厭故常而驚奇詭憚拘檢而樂簡易一倡百和至標空寂為上乘無論詆背朱子且并孔子而弁髦之夫佛教之熾於中國起於清談之徒

為之敷揚潤色其後崇信彌深亂亡彌促效固可睹也令世遭明盛而襲齊梁晉宋之餘唾身繫彝倫而慕無父無君之異法或稍見光景則云平地證聖或蕩踰繩墨猶云

不礙性體藉令以其說試之
天下國家其不至綱淪法斁
胥斯人為禽獸能幾何哉頃
歲
明詔屢下令經生必遵朱註毋
叅異說士大夫有談虛寂者

聽歸山林此天欲孔子之道
復明於天下也令天下惟無
朱子耳有如朱子者精思力
踐實悟實脩於以講明正學
振發一世之群蒙吾見孔子
之道如日中天寸雲尺翳烏

能為世道患耶侍御高安朱公得朱子舊刻語類百四十卷以畀朱子裔孫諸生崇沐暨吾邑學博朱君家棶校而梓焉少宰福清葉公既序之侍御亦自有序矣學博謂予

生朱子之里且深信其學似不可無言予嘗竊論老莊尚自然而子思言戒慎楊墨偏守仁義而孟氏言時中周子主静虚寂者猶或託口而朱子專言主敬此數大賢者皆

因邪説之横流而随時立論為聖道羽翼然言殊而指則一總之不離虞廷一語曰精一執中盖天授之堯舜堯舜授之孔子萬古此人心萬古此學脉聖哲不能為之益異端不能為之損朱子雖往而其言在則學在朱子之學在則孔子之道在也侍御此舉以承家則克紹先德以衛道則聖人之徒愧余謭陋無當碩嘗感慨於正學之湮晦欲

出一言昭滌而不敢今侍御
與少宰鳴建鼓而先之予敢
不竭蹷以從若學博方嚴能
樹師道崇沐捐產成書且建
藏書閣世守之皆無忝家學
矣

旨

萬曆癸卯嘉平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工部右
侍郎在告星源後學汪應蛟
謹序

重刻朱子語類全書叙

蘭臺大夫阪上汪國楠題

蓋自紫陽傳註行而千蹊萬徑總歸一類矣李道傳黃士毅王元敬諸氏又有語類之纂豈更有赤水玄珠勞索象

囿乎蓋道無畛域學競門戶類與類涵華夷燕越可易面也類與類辨毫厘絲縷若列眉也蓋二氏與吾儒異類儒者頓漸誠明又異類即同類中而論天論人論理論事論

古論今又自為類籍棼而無緒是燕之適而南其轅也末學多岐昌恠哉故曰方以類聚又曰觸類而推聚則推推則一以貫之矣譬之水焉源而為漚鼓而為浪凝而為冰

總水類耳譬之木焉盤而為株錯而為節劉而為材總本類耳類也而迯於非類非類也而托於類始焉蔦蘿卒焉陣壘不啻糅於稗也橘於枳也碔砆於玉也此之謂不知類而本根株是爭攈是編也池本饒本蜀本徽本畢矣或一時答問與著述不同紀載有詳畧不同見解有偏全不同要以階梯可憑遷廬可宿如孔氏家語與六經並傳所

謂司南之車非耶夫適異國者見鄉人而喜行空谷者聞足音而喜儻獻虛而就實獻怪而就乎當不眎為駢拇也余缸井里人稔聞父老所傳朱裔自閩還婺則族侍御用晦公為役襲爵則族尚書東峰公為役余又從座師朱侍御後與諸生崇沐重新剞劂固禮官職也亦氣類合也

旨

萬曆癸卯一陽月長至日

朱子語類大全序

自帝王道化不行於天下而後孔孟道學之傳興孟氏既沒其傳遂泯歷秦漢隋唐至於有宋周程張朱諸君子繼出而後道學復明焉然究其推演性命道德之精微剖析天人事物

之蘊奥而析衷羣聖賢之述作俾學
者有所據依以為學則功未有盛於
朱文公先生者也文公傳註成言至
精至粹固已家傳人誦之矣而一時
門人進而請益退而各記所聞者其
語尤詳其詳辨博喻尤為易曉如此

者殆百餘家蜀士李道傳始取而刻
之為語錄莆田黄士毅又因而類分
之曰語類語錄之外有續錄後錄別
錄語類之外有續類諸書並行錯出
讀者病焉㝡後導江黎靖德參校諸
書去其重複譌誤因士毅門目以類

附馬而名曰語類大全凡一百四十卷於是文公遺語備諸此矣惜乎板本今不復傳間有傳録者又不免乎亥豕之訛也三山陳君煒自天順庚辰第進士為御史屢欲訪求善本而不得成化庚寅副憲江右始訪於豫章胡祭酒頤菴先生家得印本中缺二十餘卷明年分巡湖東又訪於崇仁吳聘君康齋家得全本而缺者尚一二合而校補遂成全書欲重刻以廣其傳謀於憲使嚴郡余公公喜倡諸同寅各捐俸餘并勸部民之好義

者出貲以相其成自今春始工期以秋畢因寓書語予以其故并徵序焉愚謂文公遺語無非譚經論事明理之言也學者不循其言以求至乎聖賢之域則理有不明心無實得豈善學哉惟其不善學也是以性汩於氣

私勝而理微注措云為鮮有不戾道者士習日以卑陋民風日以頹弊而治道不能復古有由然也竊嘗病此而力未能救恒用愧歎而已公暇覽閱秘書喜誦語類以自益困慨見此不早且以不能人有是書為恨何則

聖賢格言大訓世非不多而此尤明切易曉可為入道之指南故也陳君有見乎此乃力求是書刻而傳之以惠學者以端其習以為聖朝道化之助其用心豈淺淺者哉而是書之傳今自江右始抑非吾黨之

士之幸歟幸矣而不自勉不可有志者誠以文公成言為主而以語類為助博觀精擇以求入道則塗轍正矣慎毋憚其浩博而止亦毋徒資其博而不實踐以要其成也因書篇首願與四方之士共勉焉

成化九年癸巳秋九月朔旦
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知
制誥同知經筵事
國史總裁後學安成彭時謹序

補刊朱子語類大全序

成化癸巳歲江西藩司重刊朱子語類大全凡百四十卷傳之四方學者賴焉或者艱於應索乃深秘之久而蕪沒雖東向者亦弗之知矣予按是邦求之以資淺薄僉以無言左轄孫

君用吉説道者也驅吏遍索於故櫝
中獲之蝕而逸者居半遂謀諸同寅
相為脩補白於予曰江西為朱子仕
學之地語類復傳其神一蘇矣宜有
言予曰簡首載安成彭文憲公序
善矣茲不必為也君以重木為辭請

再四予聞語類初刻時康齋先生云
江西歆刻語類以揚絶學恵後来喜
不自勝恨不即覩盛事之成然則今
日之補刊必有聞之而喜如康齋者
矣刻引端自予也歳月之紀奚容於
嘿蓋朱子明道之功當與天壤同敝

傳註成書其手澤之存也語類大全其口澤之存也學者由口澤以究夫手澤之微以達夫心學之妙則道斯明矣語類可無乎夫以朱子之徒朝聞夕記裒為語録導江黎子因三録二類集為大全三山陳子訂訛補缺録梓以傳則是書之成信為不易讀之者知君子用心之勤必加重而深味焉可也否則未免匱珠之誚竊惟朱子語録猶孔門之論語未可擬議彼倡為証甞之説者祇以蠹吾道耳亦名曰録歟學者傳之課哉讀語

類者勿為它語惑焉是亦朱子徒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